

桑榆散忆

SANGYUSANYI

孙育华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桑榆散忆

孙育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桑榆散忆 / 孙育华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5059 - 6930 - 8

I. ①桑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5339 号

书 名	桑榆散忆
作 者	孙育华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(010 - 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顾 苹
责任印制	杜景苇 顾 苹
印 刷	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 × 1000 1/16
印 张	22
版 次	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059 - 6930 - 8
定 价	4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序

孙育华先生责我为其新作《桑榆散忆》写序，这使我深感惶恐。我向来认为，凡为人作序者，必是学养深厚、德高望重的学界贤达，以我之疏浅，是不适宜为人作序的。然而作为晚辈，我又不能拂先生的好意。想到我与孙先生交往已有十年，从先生身上学到许多为人做事的道理，借此机会向孙先生表达一下由衷的感激和敬意，也算没辱没先生对我的抬爱。

孙育华先生是我校的老教授、老领导。196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，曾师从我国著名学者、诗人、书画家姚奠中先生。从事中学教职近20年，后调忻州师专（忻州师院前身）工作，历任中文系主任、教务处副处长、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等职。在我校改革与发展史上，孙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受到广大师生的敬重。

我与孙育华先生相识于十年前。2000年，我受命到忻州师院主管教学工作。当时，学校刚刚由专科升格为

本科，诸事待兴。为强化教学管理，推进教学改革，尽快适应本科教学的需要，学校成立了由退休老教授组成的教学督导室，对教学工作进行调研、督促和指导。孙先生就是受聘的首批督导室成员之一。这样，我在组织实施教学工作中逐渐认识了孙先生。

孙先生是个极其认真的人。十年来，无论是教学检查、听课评课，还是各种教学评估，孙先生和督导室其他同志一道，每次都全程参与，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绝不敷衍塞责。学校每一次重大教学改革，孙先生和其他老同志都要进行广泛调研，出谋划策，督导室实际上成为学校教学改革的参谋部。尤其是在准备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期间，孙先生和其他老同志更是殚精竭虑，任劳任怨，从各种教学资料的整理完善、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、课程和专业的建设到实践教学改革的推进，他们都深入系部进行实地检查和具体指导。2008年6月，我校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，这其中凝结着孙先生和其他老同志的大量心血。

孙先生是个关爱晚辈的人。为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，我校实施了师德师风培养提高工程，对全校青年教师分期进行系统的培训。这项工作主要由督导室的老教师完成。每期培训，孙先生都要作专题讲座，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教学经验，就如何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师素质，深入浅出地提出具体指导意见；对每位青年教师的授课，他都要进行耐心细致的点评，肯定优点，分析不足，提

出建议；既切中要害，严格要求，又注意把握分寸，不求全责备。孙先生对我的成长尤为关心。我作为年轻领导，工作阅历不深，遇到繁难问题时，往往无所适从，孙先生常及时给以点拨，鼓励我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勇于创新，大胆开拓。所有这一切，将使我受益终生。

孙先生是个勤勉向学的人。他常说，教书虽然是一种社会职业，而当教师的却必须把它当毕生的事业去奋斗。教好书不容易，要德、能兼备，这就要读书、历练。他从教一生，学识渊博，造诣深厚，为人师表，爱岗敬业，深得学生爱戴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，我校许多教师就出自他的门下。他自称是“念书人”，兴趣广泛，视野开阔，经、史、子、集无不涉猎，著述颇丰。除发表大量学术文章外，还主编了《唐诗鉴赏辞典》、《中国文化概述》，出版了《苏轼文学散文选》、《历代抒情散文精选》、《诗经选》、《宋词三百首译评》等著作，点校了《坚白石斋诗集》、《孙传庭集》等古籍，共300余万字。他的古诗、词翻译采用的是散文形式，别具一格，这有利于中等水平读者接受，有利于普及。

孙先生退休之后，仍笔耕不辍。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散文集，就是孙先生近年写作的部分作品的辑集。这些文章多是忆往性质的，同时也是有感而发的。文章分为三辑：记忆碎片、读书人生、集外存稿。其中一部分曾在我校校报登载，吸引了许多读者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写自己少年时代生活的艰辛和读书的乐趣，成长

过程中的生活历练与阅读随感，不经意讲来，情思悠长，娓娓动听，道出诸多人生哲理和感悟，发人深省。尤其是语言朴素而典雅，一如其平日的谈吐。读这样的文章，真有一种身临其境、润物无声的感觉。闲暇时我也喜欢读点文学作品，有时也会引起感情上的共鸣，这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审美感受，但总觉得隔着一层。读孙先生的作品就不一样了，人就在身边，话就在耳边，文就在手边，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这样的文章是带着体温的，真切而又亲切。因而我对孙先生的文章也就格外喜爱。此外，我也非常敬佩孙先生“与时俱进”的精神风貌。他虽年事已高，但对时下一些文化学术现象的评判，无任何学究气，表现出洞明世事的老者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对后辈的宽容。

孙先生是年逾古稀的人了，但身体健朗，文思敏捷。唐代刘禹锡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诗云：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我期待孙先生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，也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，幸福百年！

谨为序。

王志连

2010年1月6日于忻州师范学院

目 录

序

王志连 / 1

第一辑 记忆碎片

左邻右舍,屋脊高矮 / 3

上学 / 13

不动的山影 / 28

吸烟别说 / 36

我的大学老师们 / 49

附:余波记 / 53

豁牙谈趣 / 56

无奈的阅读 / 74

特别伙伴 / 84

一个用楷书写的人 / 95

高山仰止 / 105

第二辑 读书人生

一投足踏进童话世界 / 113

迷人的《西游记》 / 118

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 / 123

卖油郎独占花魁 / 128

第一次见《论语》 / 133

碧云天 黄花地 / 138

初学毛主席的文章 / 143

初读茅盾和许地山 / 148

读《虹》我爱上了苏联文学 / 153

读《大众哲学》 / 158

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和历史阅读 / 162

劳动创造了人 / 167

文坛佳话和散文阅读 / 172

两株枣树 / 177

搬演《小二黑结婚》	/	182
路是人走出来的	/	188
从《丹娘》读到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	/	194
好书自动人	/	199
再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	/	204
一本毛边书	/	210
我怎样读《哲学的贫困》	/	216
宁静的“日日夜夜”	/	221
宁死不屈的人们	/	228
一生为读书劳神	/	233
兴奋的阅读	/	238
《铁流》：达曼军长征的艺术画卷	/	243
心香一瓣	/	249
一本早经遗忘了的书	/	254
为生存而挣扎而斗争	/	259
两个比较和一份感动	/	266
书原来是这样读的	/	273
从太原买了一本书	/	278
读余振译《列宁》	/	289

第三辑 集外存稿

读书闲抄(一) / 297

读书闲抄(二) / 301

读书闲抄(三) / 305

读书闲抄(四) / 315

我看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(一) / 323

我看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(二) / 327

我看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(三) / 332

后记 / 336

左邻右舍，屋脊高低

第一辑

记忆碎片

左邻右舍，屋脊高矮

说来好笑，在我的老家，自家盖房子，总想把屋脊超过左邻右舍，高高在上，占尽风光，博得家运亨通，人丁兴旺。这样做到底灵不灵，我没有念过堪輿之学，不敢妄加评论，可我家就被前边的高屋脊一挡，终年阴影半院，直至于今，倒是实实在在的事。

我家的老宅，据说是有点来头的。世代相传，我们的祖上是从本县永兴村迁来的，祖爷爷叫孙有智。时间大约在明朝万历之前，因为村西文殊寺大雄宝殿廊檐下立着一通石碑，记载着万历年间重修寺院的事，而总指挥酒首就是孙有智。旧时重族谱，我还记得，小时候每年正月，我二爷还要领着我哥哥们到永兴村祖坟祭扫。有一年上坟回来，说是祖坟被人斜走了一条道，言下非常气愤。老祖宗孙有智传下我们孙姓一大族人，可后代的家境不一样，有贫有富。我们这一支没本事，越过越紧，钻到村东的一条窄沟里出不来，直到高祖父才有了转机。听奶奶说，我们家的好运是高祖母带来的。高祖母是本村花大门（画门神的大门）陈家的侍女（陪嫁丫头），

因为爹娘早死，没人收留，就认陈家作了娘家，成为我老伴的老老姑奶奶，陈家就把她嫁给了我的高祖父，成为我的老老奶奶。这是实实在在的事，解放前，过春节要祭祖，用麻纸写列祖列宗的灵位，高祖一代写的是：“故高祖孙翁讳合信陈氏二位之灵位”。前几天，我老伴的本家哥哥们从呼和浩特市回村上坟，立墓碑，最年长的一位已89岁，就对我说：“咱两家是老亲，你爷死了下葬时，我去祭奠，还是老人主家。”我说知道。高祖父是村里拔尖的好受苦人，加上高祖母的福气（我们家都这么说）和持家有方，很快发达起来，便买了当街的一处宅院，从东沟里搬了出来。

这座宅院不普通，是本村大财主的祖宅，大门临街，一进三串院，最后一进有正房五间，说是明代建的。这话恐怕不假，因为1979年我翻修正屋时，拆下来的瓦就与原寺院正殿的瓦一个规格，又厚又大，一个足有现在的五、六个重。每逢过年，大门上挂着宫灯，正屋前点着两排一人高的烛台，要多排场有多排场。可是到了高祖父那一辈儿，出了一个败家子，一时兴起，要重修大门；这大门了不得，是通三间，九道檩。听村里老人传言，只有皇帝的金銮殿才是九道檩。这一来犯了忌，不几年，大门还没有修成，人家就败落了。这样，除第一进院子卖给一户陈姓外，二、三进两串院就姓了孙。高祖母生了两个儿子，长门分得后院，次子只能住前院，各开门户。我的曾祖父是长门，这五间正房理所当然传

给了我们。叔曾祖父只有一个儿子，与我的祖父排行为二，我们叫二爷。二爷禀性刚烈，有心劲，决意要改变门风，把土地卖掉，供两个儿子上学。儿子们也争气，书读得也好。但靠卖地的钱也只能维持到初中毕业，然后就采取轮流做事、读书的办法：哥哥先供弟弟读，弟弟大学毕业后供哥哥读。结果是弟弟先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，当了中学教员，哥哥后从北京大学毕业，到永济县做了县太爷。那时，中学教员的薪俸不菲，不数年，不仅又逐渐买回少量的地，而且重修了宅院。

我们那个村子的地形是依山面河，一条主要街道东西走向，全村当街的房屋都靠着一面土坡建造，按坡度形成一层比一层高的格局：道南的院落都比街道低，道北的院落又一家比一家高。你要站在村南河岸上向北望，全村的屋顶从低到高往上升，形成一面瓦蓝色的坡；要是站在村后的坡顶上往下看，全村的屋顶又倒过来，从高往下降，也形成一面瓦蓝色的坡，十分自然，也十分好看。这样一来，二爷的正房比我家的正房低，是自然形成的，而不是房屋高低的缘故。可二爷不这么想，他不仅改变了门风，成为全村的“文化大户”，连两个儿媳也是有文化的现代女性，孙子辈更要诗书绍业，而且房屋也一定要出人头地，高出前面一家，那是地形所致，自不待说，更要超过我家的正房，压倒长门。办法只有一个：提高地基。二爷新盖的房屋地基很高，从巷子里就可以看出：基础部分用行过鏊的方方正正的石块砌成，

东厢房部分低，正房部分高，外墙一砖到顶。二爷正房的后墙全部挡在我家院子的南端，基础与我家的南墙墙头平齐，南墙顶上才是屋子的墙壁，屋脊比现在的二层楼还高。这样一来，我家的大半个院子终年罩在二爷后墙的阴影里，不见天日，一晃就过了80来年。

这是前面，后面更是一户有钱的邻居。祖上如何，我没有听人说过，不得而知，就我记忆所及，与我祖父同辈的老太爷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在北京做买卖，前门大街有出名的绸缎庄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是“著名企业家”。老太爷终年在京，有不少商界朋友，就因此，我们村被誉为“小北京”。老太爷有两儿两女，大儿子跟着自己经商，一口京腔连老北京都羡慕不已。二儿子读书出身，自谋生路，和家庭的升沉荣辱关系不大紧密。两个女儿的婆家自是高门，二女婿早年参加革命，曾为八路军总部参谋。他们家在我家院后，正屋紧靠后坡，地基就比我家的院子超出一房多高。可是也有美中不足，大门开在院子的东南角，按一般的格局建造，就正好夹在他家东厢房的南山墙和我家正房的后墙之间，形成一个“大峡谷”；尤其是被我家的后墙挡着，不用说吉利不吉利，先就感到憋气，当然不能“善罢甘休”。有的是钱，那就盖门楼；一起楼，屋脊自自然然就高而耸之了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气派，外加一道脊岭，安上兽头，兽头的大嘴正好朝我家院子张着，真有些张牙舞爪的派头。大概我奶奶也觉着晦气，就让我哥哥用泥巴堵上兽头的